

引言

梦莉是泰华文学界的女文人之一，原名徐爱珍。她是“中华民族优秀之花”，也是“泰华文坛女杰”，更是娇艳灿烂的“文化之花”。梦莉是华裔，祖籍澄海县东陇镇东陇乡。1939年10月7日，出生于泰国三聘街。三岁时，随祖父母回故乡澄海东陇。那时的中国大地已经被日军蹂躏多年。东陇虽然尚未全部沦陷，但也是岌岌可危。在日寇已占领大半个澄海的时期，县政府便迁至东陇。梦莉的父亲徐可楣在中国改名徐澄波，是一位有良心的华侨爱国知识分子。母亲张巧兰，是澄隆城乡人。其姨母张声玉，舅舅张天峰，二姨丈张福海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并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遇难。正是这样严酷战争环境，锻炼了她从小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和善良博爱的品格。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其父怀着强烈的抗战和爱国之心，与众多华侨一起，从事着抗日斗争的支援活动。不久，父亲被当局驱逐出境，重回家乡。当时望见东陇也即将沦陷时，他不愿受到日寇奴役，就从此离家抗日，一去便无音讯。家道也随之中落。

出生于异国他乡的梦莉，回到家乡时年龄尚小。她一方面拥有着与童年伙伴相处的快乐，另一方面，对家庭的故变也颇有感触。富庶的小康之家突然陷入困顿的境遇，使得梦莉也很早就饱尝到人间的世态炎凉。家族中部分长辈对其尤为不好，母亲也不时就想到自杀。她自己也曾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但终于百尝艰辛之后，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机智，成功地逃出虎穴。抗日战争胜利后，年仅十一岁的梦莉就回到了出生之地泰国，接受着泰国的文化教育。中途曾回暨南大学深造，后来与蚁良顺结婚。蚁家是泰国有名的华侨家族，祖籍也是东里南畔洲。梦莉的丈夫是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受过良好教育。现在是泰华航运公会理事长，是平泰航运有限公司、蚁氏兄弟堆栈有限公司和曼谷航运两合公司等多家公司的理事长兼总经理，并是环球物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梦莉和蚁良顺两人的结合，可谓是珠联璧合。梦莉在相夫教子、帮助丈夫料理商务之余，仍然钟情于文学写作。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在泰国曼谷又有过继续的深造，中英泰三国文字的功底都十分出色。梦莉多用笔名从事散文创作，散文集有《烟湖更添一段愁》和《月光下砌座小塔》。与他人合作创作的散文集有《尽在不言中》和《轻风吹在湄江上》。她现在出任泰华作协副会长和泰国暨南大学常务理事等多个职务。散文《临风落涕悼英灵》和《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曾经获得中国征文大奖。其散文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秦牧曾这样评价梦莉的散文：具有女性文学的特色感情

细腻、文笔委婉、状物写景时绘声绘影、书写内心时如泣如诉、娓娓动人、独标一格。这些正是梦莉散文的艺术特征所在。

在中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有趣的情况：在企业界，特别是座机械五金进口的相关行业人员，熟知这位著名的女企业家徐爱珍，却不知道她也是泰华文学界知名的女作家梦莉。而在文学爱好者中，此种情况正好相反。原因是她在文学界以梦莉这个笔名自由写作，而在商场上她又以英姿飒爽的徐爱珍出现。而事实上，知道内幕的人才知晓她既是泰国文学圈的才女，又是商业界的强人。蚁氏家族今日的成就，是和蚁良顺、梦莉夫妻间共同的奋斗分不开的。在商业圈中，梦莉是打开中泰贸易关系的第一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泰还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她就率先在国内开展贸易。她从中国进口齿轮，供应泰国渔民的生计。在冒着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危险时，梦莉敢于顶住压力，决定开拓中泰市场。之后，在国际贸易正常化的轨道中，她又善于抓住机遇，为泰国渔民提供了紧缺的渔机具配件。在满足当地渔民需求的同时，她也为自己的公司拓展了市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梦莉以散文扬名泰华文学界。最受读者喜爱的，是她的那些抒发个人情思的文章，如《圣诞情思》《烟湖更添一段愁》《故乡的云》《普陀山之行思如潮》《恨君不似江楼月》《寒夜何迢迢》《人在天涯》《锦书紧系两颗心》《又是除夕夜》《云山远隔愁万缕》《相逢犹如在梦中》《雾海晴天》《似水流年》《聚时欢乐情无限》和《漫长的期待》等。其中缠绵悱恻的爱、相思绵绵的情、欲说还休的愁以及绮丽的文笔，可以称为“梦莉体”散文的主要特征。梦莉散文中的读者“你”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名字可以为凌云、文彬、翰翔，也可以是莺莺或芳芳；环境可以在西湖、机场，也可以在黄山、香山或湄南河。其散文的细节可能颇有虚构，但是情感绝对真实。作者写作的领域涉及其人生经历的林林总总。早年的辗转流离的生活境遇和中年丰富充实的心灵世界，都给予着其散文写作宽阔的领域。梦莉将其爱情婚姻、生活际遇、社会交际和人生时态通通纳入其散文写作的题材。这样也就促成了其散文艺术风格的丰富多彩。

第一章 梦莉散文的心路踪迹

泰国著名女作家梦莉以散文出名。当我们仔细观看其散文集封面的照片时，看到的是作为文人的梦莉。她斜笼着淡淡的抑郁，却依然掩饰不住那清香的书卷气息；当她作为商业界女强人出现，尤其是当她同时兼任泰国曼谷几家大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时，我们感受到的又是她做事干练、果敢洒脱的一面。可能也有不少海外华人都对这种亦文亦商之道的心路踪迹早有所闻。这种双重的人格身份和心路历程，在读者和作者的一“面”之缘中，激发了潜在的阅读期待。其人其文均形成一个强大的召唤结构，来期待着读者的阅读参与和欣赏接受。到底梦莉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她的文章又为何能获得多重殊荣呢？这些都让作为读者的我，对她的散文艺术建构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期望。梦莉在中国期间，熟读唐诗宋词。其散文也就有着诗词体的痕迹，也就有了“梦莉体”之称。

第一节 人生情感的脉络

英国的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这样提议^[1]：一个女人如果要写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是，笔者以为两者兼备的女人也不一定都能写作。物质的充裕常常会导致精神的贫乏。但梦莉却显然不是如此，她掌握着较多的财富，却依然拥有精神的充实。她可以平衡物质和精神这个天平的两端，在人生际遇的中轴上完美得前行。梦莉散文的独特之美，是没什么可以替代的。《烟湖更添一段愁》《恨君不似江楼月》《寒夜何迢迢》《云山远隔愁万缕》《泪眼问天天不语》《一种相思两处愁》都是比较出色的散文。她成功地驾驭着中国的唐诗宋词，并在适当的散文空间加以变通和运动。这些唐诗宋词的契入，使得其抒情散文具有着古典的韵味。而其散文中离别的情怀也在诗词的点缀中让读者动容。咫尺天涯、聚少离多的情感，人皆有之。但如何贴切地将之表现出来，则颇费功力。梦莉在文中有时化用古典诗词中的伤春悲秋的题目，有时设置时空的种种障碍，又或是将主人公想象为一位具有古典情怀的女子，书写其笔下不同境遇的人生情感。她用精妙的笔触来描绘那变幻无常的人生。在梦莉的几篇叙事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的抑郁、忧伤和愁闷的情绪。比如《小

^[1] 34 华文文学 2004121 (第61期)

微的童年》《逃出狼穴》《泪眼问天天不雨》《坎坷的命运》^[1]和《黄连榨出来的汁是苦的》^[2]等，我们仿佛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实际人生经历的清晰轮廓。

在前文，我们着重叙述了梦莉坎坷和不幸的人生境遇。个人的身世和时代印象，在其散文中展示着作者内心深处的心路踪迹。梦莉三岁时跟随着父母从泰国回到中国。她的父亲为了抗日音信杳然，然而年幼的梦莉仍然是日日殷切地盼望着父亲的音训。那种等待的煎熬和失望的情绪在当时是无人可以寄托的。再加上父辈的族人嫌弃母亲的出身门第，这种人间时态炎凉的滋味给了梦莉的心灵带来了亲情的缺口。父亲离开后，只剩下她和孤苦的母亲及其弟妹相依为命。在封建大家庭里所受到的冷遇让梦莉苦不堪言，母亲更是因受到压抑而软弱无力甚至疯疯癫癫。过早成熟的梦莉年仅八岁就开始为母亲和弟妹的温饱操劳。她经历着战乱和饥荒，亲眼看见饿殍遍野场景，过早见识了人世间的丑陋与悲哀。她经历了被贩卖、被收买作童养媳的命运。其身心各方面所面临的恐惧必然给她的成长留下心理阴影。迫于无奈，她与妈妈和弟妹重新回到泰国来谋生。

曾经的小女孩回到泰国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对异性有着纯真而梦魔的感情。在现实中，她也真的就遇到了那位让她魂牵梦绕的“白马王子”。然而，当她由于爱国的梦想不得不重回中国，她深切地嘱托男友随后跟来。这个承诺曾给了她无限的勇气。然而，青春的美梦总是如幻影般轻易消逝。身在特殊家庭的女子，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一个脆弱的女人能有多少选择空间呢？在压抑与坎坷的命运中病态的母亲变得执拗残暴，竟然把她当成货物一样许配给另一个陌生的男子心酸的泪水并不能挽回这种苦难的结局。当年母亲在夫家所受的苦，现在却转移到她的身上。梦莉就在一个充满鄙视和欺凌的家族中默默承受。令人庆幸的是，她在困苦的环境中依然保留那份心灵在经历了丈夫车祸的灾难、众多妯娌的欺凌之后，梦莉坚强地挺了过来，并开始走过一条独立自强的现代女性的艰难创业之路。这条道路虽然充满荆棘和坎坷，但这一切对于从小就经历苦难的梦莉来说，她依然可以勇敢地挺过去。

仅仅用几百字显然无法充分完整地揭示梦莉的人生历程。在她的记忆里，苦难和欢乐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仅仅是短短的一瞬。历经人生的风雨兼程，她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品质和晶莹的语言文字。现在的她无论面对怎样的情况，都会

^[1] 华文文学 2004121 (第61期)第34页。

^[2] 同上。

从容潇洒的应对。没有那些回忆和经历的洗练，她也不会如今天一般坦然和富足。

在梦莉的散文写作中，我们隐约可以看见作者的人生经历，这正是时间给她留下的财富。

第二节 爱与欲的苦闷

每个女人都面临自己的深渊，都有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怎样在写作中恰当地表现这种爱与苦闷，为女性写作提供了这种某种可能性。作者给书中的主人公冠上不同的名字，其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有一脉相承与异质同构的特点。散文艺术强调真实写作，这种以自身体验为所作题材的文学样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感动。在《烟湖更添一段愁》一书的自序中，她写道：“我的作品之中有一些是近于小说，但是文中的其人其事，却都是离不开现实的。”她的文字惟妙惟肖，让读者禁不住沉醉不已。梦莉有着广阔的知识视野和阅读经历，要不然她如何能做得如此精妙的文章。作者历尽沧桑之后又重新找回了爱情。此时她笔下的散文正如花团锦簇的伊甸园，她的情感就在荒凉的沙漠流出的清泉，又如经历寒风冰雪的腊梅。她抖落着满身如雪的柔情，在散文中诠释着最真最美的爱恋。多年以后，她又自然寻回了曾经的初恋。凄清犹如禾苗得到雾水的滋润再次萌芽。爱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爱与欲纠缠的情侣。多年来，它一直被冰封在寒冷和伤痛中。当温柔的春风袭来，爱情竟如野火般炙热。或许曾经情感的分离就是为了多年以后的重新遇见。正当梦莉的笔涂画着美好浪漫的爱情时，另一种分离却让人柔肠百千。正如萨特所说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匮乏的存在”。重续的情感之弦却依然无法穿透时空的阻隔。他们从此以后，也还得必须面临聚少离多的命运。或许因为分离，久别重逢的爱情会越加灿烂；或许因为分离，别后的回忆充满想念；或许爱情就在这分离和相聚中，散发出璀璨绚丽的光芒。

在一个人的空间，白天，繁忙的商务挤兑了喧嚣之余的时间；晚上，孤衾难眠的寒冷和寂寞的黑夜，正需要文字的安慰来诠释和发泄她内心的欲望和苦闷。正如上世纪 60 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奈莉·萨克斯所说：“写作是我无声的呼喊，我写作是因为必须使自以解脱。”梦莉也认为，写作是她“精神上一种很大的寄托”，她“常常在痛苦中写作”。通过写作，她可以倾诉内心的欲望和隐秘，反思并疏解日常与往昔积郁的各种悲情，从而升华为普遍人性的共同情感，即爱与欲的苦闷。法国的女性主专家西苏非常鼓励女性写作，她觉得女性必须要

透过自己的运动进行写入文本，更是需要进入世界和历史性一样的来采取运动进行，指出写作有两方面的目标来冲破、摧毁和展望与设计。她还说：“女性写作是一种欲望，当我们肯定女性的力量比别的存在史时，它就会产生快感力和创作动力，在身体就等于文本，那就是女性欲望的载体^[1]。”借助这个阐释，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她的爱情呓语和写作动因。梦莉在散文文本中善于虚拟朝夕相处的情人。她通过手中的一枝深情细腻文思泉涌的笔来和情人倾诉。当文字的跳跃驱走了漫漫的长夜，梦莉心中的欲望和苦闷也在距离之美中得以宣泄和疏解。

笔者以来，梦莉的成长是在外界环境的挤压和心灵世界的苦闷中催逼出来的。她通过写作倾诉和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欲望。梦莉是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但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她有着一个正常的女人所拥有的爱与欲，甚至是心灵的苦闷和煎熬。在散文中，她尝试运用审慎和超脱的态度来纪录自身的体验和经历。在梦莉的叙事散文中，我们不能忽略母亲这个形象。作为女性，她首先要抵抗的是男权势力的压迫，同时她还必须克服和超越内心的恐惧和伤痛。母亲的遭遇是散文中描述较为精确和复杂的形象。母亲首先作为一个女性，被整合进一个强大的世俗世界中。她面临着强大的铺天盖地的围剿，用自己疯狂而变态的方式来舒散内心的压抑和恐惧；母亲再次通过虐待和支配女儿，来转移这种痛苦和阴影。曾经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现在却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这种怵目惊心的现实让读者不禁为之动容。梦莉是母亲阴影里始终拖着的一条疯狂的尾巴。当人的正常欲望被现实的假道学所堵塞住时，便要以反常的方式来舒散和解脱。梦莉也曾经是个枯木槁灰的怨妇，现实中等级森严的男权制度让她在压抑之余经常以泪洗脸。她说：“‘湄南河沉默，但也有潮汐’。正如我心中一样，那将往日的那段苦难的经历，深深的锁在心中。现在我以我的笔打开心锁，点滴地流露出一些新事^[2]。”与母亲不同的是，梦莉敢于正视自己的欲望并最终形成超越。她让浸泡的苦水擦亮了自己的眼睛，认清了女人也有独立自主的一面。她以积极入世的抗争方式走出抑郁的家庭和现实，用事业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了她的散文写作中女性话语的涌现。她的写作颠覆了苦难覆盖在其脸上的辛酸，并最终形成别样的艺术风格，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美好的愉悦。

第三节 心灵伤口的舔舐

^[1] 庄园：女性写作：宣泄与超越—梦莉散文写作的心理探秘，第44页

^[2] 庄园：女性写作—梦莉散文写作的心理探秘，第50页

苏珊认为女性写作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因为写作使女性重返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身体需要被聆听^[1]。另一方面，女性的发言能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并进入一直压抑她们而存在的历史。她们都希望自己有钱和有一间屋子。梦莉的散文写作为世界女性文学的一部分，并已经实现了这两方面的意义。但是，若细心观照梦莉的散文，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女性写作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过度沉湎于“小我”和“感伤”的情调中，从而难以进入更广泛和普遍的世界，实现写作在真正意义上对人类生存本质的追寻。

女权主义代表西蒙娜·波伏瓦指出，女人“在谈话中，书信里，甚至私生活的日记中坦白一切。如果她有一点野心的话，就从事写回忆录，或者把它的一生写成一本小说，在诗词中吐露心声。”不少女作家认为：“文字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的方法，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只需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感觉。”西蒙娜·波伏瓦强调说：“这样的人很少会百折不挠的将自己贡献于文学艺术事业，即使能闯入文学大门，将来也会继续在自我陶醉和自卑感之间分裂，因为她们不能忘记自己。”^[2]女性主义批评提醒女性作家注意这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注重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感受，尽力超越男权社会的种种价值标准，专注于开掘为以往历史所忽视而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妇女题材，女性作家没有理由回避这一点而与男权主义文学准则相认同；另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应尽力回避直白、简单的舒散创作方式，而深入挖掘女性经历和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使之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著名的艺术符号理论家苏珊·郎格曾严格区分了自我情感宣泄与艺术创作的界限，她指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劳骚的政治家或是一个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感情。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的领域客观化的过程。艺术家表现的真实感情，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2]，她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的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的经验的总和。散文艺术品表现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它既不是是一种自我吐露，又不是一种凝固的“个性”，而是一种较发达的隐喻或是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它表现的是语言无法能表达的东西，意识本身的逻辑。文学创作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劳动，

^[1] 苏珊·廊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 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 女人[M].

主要得靠作家去构思、想象、安排故事和人物命运，而不是摹拟照搬现实生活，更不是仅有生活或阅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写下去。如果说古代女性作家在这方面尚未达到完全自觉还可归咎于社会和历史环境，外部因素限制了她们的生活视野，但对现代社会的女性作家说，如果过分沉湎于“小我”的“感伤”，过多的囿于自身的遭遇和经历，过深地腻味于自己的梦境和呓语，难以从“个人的身世之感”中挣脱出来，则直接与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精神境界相关。艺术有它独立的内在规律，艺术家表现现实生活 and 实际经验世界时在他创造的心灵之境，艺术世界里它应该能超越自我而且要摆脱自身情感和经历等“小我”的纠缠，还必须与艺术规律及更广泛的人类情感互相拥抱^①。

^①54 华文文学 2004121 第 61 期